

山水依偎

中国新锐作家文学经典

肖学文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山水依偎

肖学文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水依偎 / 肖学文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2.11

(小悦读)

ISBN 978-7-5601-8761-7

I. ①山… II. ①肖…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9532号

书 名: 山水依偎
作 者: 肖学文 著

责任编辑: 朱进 责任校对: 仲怀民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10千字
ISBN 978-7-5601-8761-7

封面设计: 林雪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013年2月 第1版
2013年2月 第1次印刷
定价: 25.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501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9580026/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中国新锐作家
文学经典

目 录

MO LILU

第一辑 行走在山水烟霞间

水性凤凰·····	3
梦泊洪江·····	7
索溪——飞渡，或者流淌·····	11
岳阳楼，一半是历史，一半是传说·····	14
杜甫墓，一声来自盛唐的叹息·····	21
千古悠悠碧峰潭·····	26
爱情天书君山岛·····	29
寻找十三村·····	33
烟雨西湖·····	37
岳庙，穿越千年之痛·····	42
普陀山，你能否拭去我心中的尘埃·····	46
剜却丹心，这是谁的痛·····	51
异化的村庄——张谷英·····	55
梅池，让心灵浸润溪山的空灵·····	57



从春天流出的河流·····	60
龙窖山，一个遗落千年的绮梦·····	62
西安之行散记·····	65
湖南封面 神秘临湘·····	72
棋子山写意·····	75
古塘怀古·····	78
青石寨遗韵·····	80
看云大云山·····	82
打马走过，我的江南大漠·····	85
老龙潭记·····	88
别有洞天张果洞·····	90

第二辑 栖息在故园旧梦里

父亲的火把·····	95
荞麦花开·····	97
一枚铂金戒指·····	99
重上梅池·····	102
寻常的风景·····	106
一条河到底能流多远·····	109
幽谷寻兰·····	112
又是黄盖蟹肥时·····	114
起 塘·····	117
我的羊儿·····	120
月下夜猎·····	122
暖 雪·····	125

豆地鸟语·····	127
长河闻笛·····	129
龙窖源消夏·····	131
临湘茶娘·····	133
十三村暇思·····	135
黄苦菜花盛开的季节·····	146
龙源鱼趣·····	148

第三辑 涂鸦在心灵的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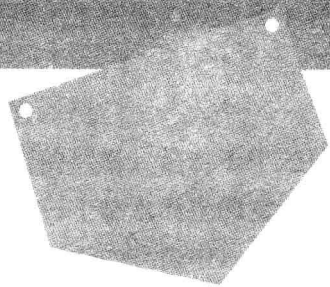
雪落江南·····	153
乡村三月·····	155
龙窖山看雾·····	157
秋韵五章·····	159
印象十三村·····	164
夜雨长安河·····	167
等你到白头·····	169
点燃生命的绿·····	171
岁月的微笑·····	173
叶落无声·····	175
亲近秋天·····	177
幸福原来如此简单·····	179
我的生命里，你曾经来过·····	181
人生是一次寂寞孤旅·····	184
倚栏，寂寞灵魂的某种栖息方式·····	186
直立奔跑的狗·····	189

从临湘出发·····	191
临湘人，你莫生气·····	193
膜拜土地·····	195
做一个懂玉惜玉的琢玉人·····	197

01

第一辑

行走在山水烟霞间





水性凤凰



微雨刚歇，羽裳般的雾霭便悄悄地散去，远山在青黛中泛滥出灿烂的绿意。

水洗的绿，总是虚幻得让人心静如玉。你无法言说那种被远山突然拉近的感觉，那种透亮的绿，是直泻入你的心底的，然而，它又从你的心底次第淡去，如一缕青烟。

其实，绿是不重要的，在湘西，只要睁开眼，抬头、低头，湿漉漉的，便全是绿——水、山、云、天……甚至行走的那些女子，袅袅婷婷的，一树一树，风柳一般。但另一种颜色，更让你无法释怀，闭上眼，黄永玉笔下的那种水气很重的山水画中的屋顶，全在你的眼皮底下轻轻地流淌。

我知道，这就是凤凰了。凤凰是有标签的。

初识凤凰，不是从黄永玉的画中，黄永玉的凤凰，是若干年之后从一个画家朋友的藏品中识得。初识凤凰，是在一个临水而坐的女子的梦里，一个沿长河走出大山，最后又回归大山的汉子的呓语中。对于凤凰的了解，因此也就多了一些梦的色彩，多了一些水的灵韵。

要说，湘西的水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水，一律的青碧、温润，流动的玉一般。顺沅江而下，一路走来，山映水中，水缠山转。沅水、巫水、沱江、辰河、酉水，说不清的晶莹、澄澈，行走这样的山水之间，浑然不觉是人行水中，倒觉得是水流在心里，水流在血脉中。

最让人迷恋的还是沱江和酉水，未曾相逢，心便涟漪。在我的梦中，沱江和酉水一直是重叠的，一如凤凰与茶峒。古老的木船，黝黑的



船老大，还有顺水而下的木排，满河的鸭子，河边的磨房一天到晚的吱吱呀呀……或许是中了沈从文先生的蛊毒太深的原因罢，山的缠绵，水的悱恻，总让你想起一些花帕族的青年女子——翠翠、阿黑，或者族总家寡居的哑媳和她同胞的姊妹……当一脚踏入凤凰，才有大梦初醒的感觉，因水而生的凤凰，和同样因水而生的茶峒，其实是不同的，就如沱江不同于酉水。

因水而生的凤凰，是一见钟情的山间女子，精致，却决不少丝毫的静纯；妩媚，却绝无丁点的粗俗。她在雨后的阳光中安静地或卧或坐在山坡上，淡定而从容。或许是受了沱江的诱惑吧，那些壁连壁、檐接檐地悬挂在山边河沿上的木楼，全都俯下身子，将纤纤玉足探入水中，连同那身后的青山倒映在清澈的波光里，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临水照倩影”，“对镜理云鬓”的妙句来。

因水而生的凤凰，有着水的灵秀，有着水的柔情。那倚窗而坐的阿妹，透过半掩的窗扉，将渺渺的目光抛在顺流而下的小船上，多情的我，早已方寸全无，往日竹雀般的歌喉，变得坎坎坷坷。停下船来，斗胆从石码头拾级寻去，或许在某个吊脚楼前找到那似曾相识的一笑，当我再一次手足无措时，那滚边的花裙和帕头，也便再一次成为我梦中的点缀。

凤凰，注定是我前世今生的牵挂。

从水路上得岸来，踩着渗得出水的青石板，我们直奔中营街。这个曾叫镇竿的古城，早已淹没在摩肩接踵的人潮中。

我是为圆前世的梦而来，更是为朝圣而来。

我是循着水声而来，水声却消失在我的寻觅之中。我流淌在中营街窄窄的巷道里，滚滚人流卷着我洄游在沈从文故居的屋檐下，我突然有一种无所依附的感觉。我似乎就是沱江中的一枝浪屑，当它几近沙岸时，被一个扑面的浪头哗啦一下又冲入了中流。此刻，我多么渴望有人将我打捞，而那个拾浪的人就是先生！湿湿的阳光洒落在汹涌的、驳杂的浪潮上，我恍然看到先生正推开油漆大门，飘然而去，身后拖着长长的叹息！我摇了摇头，怅惘的心，满是杂沓的回声。

凤凰在一握之地蜗居了千载，边城的歌谣，总是适时地唱老了雨雪晴岚。旅人的脚步与行囊也总是在黄昏更加沉重。我穿过南城门，从“潘长江饭店”（据说老潘和老毕一千人等曾在此小店吃过饭，店内有他们傻乎乎地笑着的照片高悬在中堂之上）左侧再下河埠头时，夕阳的余晖已从南华山的丛林中隐去。我坐在码头的石板上，倚着双膝，竟不知所之。

不甚宽广的沱江，好像无法挣脱喧哗与纷扰，刚刚荡过的舢舨小舫，山歌未央，又在一竿长篙的轻点之下，将满座的食色男女，发配到另一艘小舫一侧，于是，一场刻意安排的水上交锋便风云际会。

暮霭中，有吉他和着歌声踏浪而来，荣中尔甲或者腾格尔的沙哑，将远近的灯火次第点燃，那是两位流浪歌手，握着古典的木吉他，临江摆开了歌场。如果说有一种声音能独辟蹊径从嘈杂中静静淌进我的心田的话，那就是这并不十分辽阔的歌声了，或许是这种声音更切合我此时的心境罢。抑或这种声音也能勾起沉醉在寻欢中的旅人些许的愁绪？

沿江石砌的堤岸上，摆满了卖水灯的小摊，闪烁的烛光，将游人的目光摇拽得迷离起来。于是，人们纷纷掏钱买了一盏两盏，虔诚地许个愿，再轻轻地将它们投放水中，企求它们能给自己、给家人带来平安。小小的水灯，是否载得动，许多期盼？沱江无语。

霓虹照影，满江流溢着斑斓的光华，满江流溢着五彩缤纷，恍惚间疑是旧时秦淮，天上宫阙。我真不知，沱江的夜竟也是如此的热烈，热烈得我寂寞的心无处藏身，一江的灯光，一江的烛影，让我飘渺得如昨夜的一场雨，如昨夜风雨中的一叶小舟，一点一滴，一钉一铆，都嘎嘎地发出支离破碎的声音。不知何时，流浪歌手们已悄然离去，也许他们又在另一个码头或茶坊摆下了歌场吧。只是满河的喧嚣不肯沉寂，满河的桨声灯影不肯消停。

隔河相望，拥挤的老街口，卖银器的苗家女子的吆喝声，插姜糖的嘭嘭声，啤酒瓶的碰撞声，与临岸吊脚楼上的茶坊里的摇滚唱和声，还有倚在木栏边摇头晃臀的女子，将这边城之夜演绎得迷离虚幻。

抬头望月，月在水里，低头看水，水在梦中。



月落乌啼，凤凰已然铅华洗净，人声阒寂。沱江的声息悄然随着一缕缕轻雾弥散开来，弥漫到古城的每一个角落。零落的暗红的墙砖、光溜的蟹红的石板，一律在她轻柔的呼吸中湿润起来。

有轻风从每一条小巷里招摇而过，高悬的酒幌和茶招洒脱的影子隐隐绰绰地指引着几个夜游人的行迹，我行走在这窄窄的街巷里，行走在这冒着水汽的青石板上，昏暗的街灯，将我独行的身影拉长又揉短，而“嚙嚙”的脚步声却将我的思绪敲得如月色一样澄澈。我不知不觉又来到了中营街，先生的家，静静地打坐在如水的夜色里，惬意而祥和。我抬手握着已有锈迹的门环，想轻叩几声，打问一下：“先生在家吗？”可轻风的手在我的头顶拂了一掌，便转身而去，我突然开悟，那是先生笔下的女子怨我、嗔我、嗔我，怪我过于鲁莽，我只好伫立不语，再一次依依不舍而去。

老街的尽头，有一个女子正痴痴地等我，我知道，那不是翠翠，那是一树柔柳迎风而立，她那轻盈的腰身，那飘逸的秀发，是今夜最好的风景。是啊！在这样的夜晚，是渴望有人牵着你的衣袖作小鸟依人状地行于而行的，但在这异乡的街头，谁是你的小鸟，你又是谁的凤尾竹呢？

今夜，请让我安静地入眠，在临水的吊脚楼上，彻底地融入这沱江的轻轻的鼻息里。明晨，唤醒我的，一定是那江边悠扬的捣衣声吧！



梦泊洪江



到怀化之前，不知道有个洪江。一下火车，接站的朋友说：“今天我们去洪江。”我的心一下子落寞起来，不是说好了去凤凰的吗？怎么中途变卦了呢？说实话，去凤凰可是我多年的夙愿啊！朋友似乎从我的脸上读出那种所谓文人的偏执，等我们上车后，不经意地说：“怀化可去的地方多了，凤凰当然值得去，黔城古镇也不可不去，但最该去的还是洪江。如果说黔城古镇是‘小家碧玉’，凤凰古城是‘大家闺秀’的话，洪江古城就是‘豪门霸气’了！”我的兴致一下子被提了起来，连忙问：“此话怎讲？”此时，朋友好像只顾着开车，却一直微笑不语了。

车在弯曲的山路上奔驰，一边是青翠的山峰辗转反侧，一边是碧绿的江水流连忘返。我一下子忘了自己是坐在车上，竟忘情地站了起来，将头伸出窗外，失声叫道：“这就是沅水吗？湘西的水都是这样氤润如玉吗？”朋友见状，生怕我傻傻地蹦出窗外，连忙将车靠边停下了来。

一下车，一股湿漉漉的江风迎面拂来，那淋漓的感觉好像猛地往你的每一个毛孔里渗，往你的五脏六腑里钻，久在尘嚣中浸淫的灵魂，如同被过滤一般，人的身子也一下子轻灵了起来。江水温情地舔舐着柔嫩的水草，一漾一漾地泛着母性的爱意，将双脚探入水中，清凉的感觉透过肌肤，炊烟一样袅袅地升腾、弥散到你身心的每一个角落……

远处，水静如处子。睁开眼，全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的似雨似雾使人微感凄凉的情调，摇橹呼歌的汉子不知泊到谁人的梦里去了，穿着葱绿红花的弄船女子也渺如昨夜残梦，只有我们在水边静静地坐着，屏住呼



吸，等待在这样虚幻的碧琉璃似的沅江上，慢慢地融化。

走进洪江，才相信湘西大大小小的城镇似乎都与水有关。沅水和巫水在一处山口绕了个八卦形的迷阵后汇入沅水，沅水便恣肆起来，洪江也便因水而生。我们知道，古洪江之所以有“小南京”之誉，是离不开一个水字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离不开这个三水合流。洪江地处古五溪之地，边远偏僻，但由于自远古始，凡长途交通皆由水路，而洪江又是西南进入中南直至吴越沿海地区的惟一交通要塞，所以，水，成全了洪江。洪江又以“远额争营千货集，上游独居五溪雄”而尽显其地方风水的独特魅力。清康熙年间文人王炯在《滇行日记》中记洪江“烟火万家，称为巨镇。”又说，“商贾骈集，货财辐辏，万屋鳞次，帆樯云聚。”由此可见古洪江是何等繁华模样，难怪古人称之为“七省通衢”！洪江是一座古商城，以经营木材、桐油、烟土和从事色情业为主，每到汛期，万商云集，游人如织，巨舫幢幢，白帆点点，整个洪江城真个成了挥金洒银的人间天堂。据史料记载，在清康熙到民初，其每年税收占整个湖南的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六，这是一个何等惊人的数据！

徜徉在迷宫一样的青石街巷之内，我终于明白了朋友那句话的精彩之处了。老洪江至今仍遗留了10万平方米面积的七冲八巷九条街，一重重深不可测的窰子屋，一扇扇厚重的铁大门，无不富贵袭人，尽显豪门霸气。

洪江，是一座神秘古城。我们站在任何一个点上，向四处探视，均有一种小巷深深深几许的疑惑，我们站在任何一家窰子屋的大门口向里窥看，好像都有一位老人意欲将我们招引而入，向我们讲述属于这个家族的兴衰悲欣。我们在一条深巷大户前的青石门牌前徘徊了许久，这是明清时期洪江四大巨商之一的梁湘凡的古宅，其门楣上有一块石刻，上书四个古卷体字，听说至今无人识得，有古文字专家猜测为“斋听发禅”，也有人说是“禅门听雨”。我想，其实，石刻之意，明白也罢，不明白也罢，无非是古人的一番感慨，何必牵强附会，另加穿凿呢？洪江有句老话叫“客无三代富，本地无财主”，梁氏曾创下了占洪江近四

分之一的商号，但不出三代，守着的家业就只有那栋嵌着古卷体字的寂寞深院了。我们慨叹之余，不免沉思。但不久，我们又在另一家古宅里将心情释放了。洪江另一巨贾朱志大在看破历史兴衰之后，在家训中写道：“子孙强似我，要钱干什么？子孙弱似我，要钱干什么？”这句话看似无情，却寓含了无尽的哲理。云自卷舒，潮自起落，又有什么不可在卷舒起落之间沧海桑田呢？千年洪江，浪起涛涌，泥来沙去，又有多少悲欢离合湮没在潮湿的记忆里啊！

洪江，是一座欲望古城。在纵横交错的商业街中，有几条街市是特别的，那就是所谓的花街柳巷。六十多家烟馆和近百家青楼，迎着南来北往的商贾骚客、贩夫走卒。在这个无处不消魂的融金窟，一掷千金者有之，落魄买醉者有之，多少“今宵酒醒何处”的叩问，最终只落得个“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长叹。我们转入一条叫木栗冲的花街，有一家青楼正在做类似于古时招客的表演，十几位仿青楼女子正轻歌曼舞，一位年方二八，气质与容貌俱佳的女子，正轻抚古琴，忧郁地吟唱。这时，“妈妈”走上前台，手指阁楼上悬挂的一副对联说：“这是一副谜联，谜底是我家小姐的名字。我家小姐是卖艺不卖身的，但有谁能在我家小姐的一曲之中猜出谜底，那就可以……得到小姐亲笔作画题名的香帕啦！”我举头仰视，果见一联，上书：“一曲轻歌映红日，有情无心青楼人。”对联虽不工，但委实切合人物的身份。我在几个朋友的怂恿之下，沉吟片刻，在一曲未了，即喊出了谜底。自然，我得了一方即兴作画题名的香帕。从青楼出来，我们又参观了几家烟馆，无非是一些烟具展览和介绍鸦片业在洪江滥殇的历史的文字。但在一所大烟馆的所见，却颇耐人寻味，烟馆正对大门的照壁上，大书一“福”字，而“福”字正下方则摆一方石水缸，上刻一“寿”字。鸦片在过去称“福寿膏”，此不正是警示人们，吸食鸦片岂不是福高寿低？可作为一个鸦片商人，这不是砸自己的饭碗吗？青楼也罢，烟馆也罢，历史终归是历史，我们驻足的只是一瞬的心情，只是对那个时代的回眸。

洪江，是一座风雅古城。洪江为古五溪蛮地，巫风遍地，但随着外来经济的强势渗入，风雅渐盛。据载，在洪江的老巷中，有一十七家报